

兒子們

威利·布莱德尔著

新文藝出版社

威利·布萊德爾

兒 子 們

張威廉 賀 良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兒子們是威利·布萊德爾親戚和朋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說中所描寫的德國工人階級的鬥爭生活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中間經過通貨膨脹時期，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魏瑪共和國興起的年代，一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作者以這一時代為背景，着重描寫了青年旋工華德·勃倫吞在鬥爭中的成長過程。在第一次大戰中，他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參加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中來，戰後他又參加一九二〇年三月反對軍國主義分子卡普暴動的鬥爭和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漢堡起義”。雖然這些鬥爭由於社會民主黨右派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失敗了，華德也為此感到過彷徨和失望，但是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的忠誠不會使他喪失對革命的熱情，他反而在艱苦的鬥爭中，在受監禁的苦難中鍛煉得更堅強，對革命的勝利懷着更大的信心。一九二三年以後華德在黨的培育下，在台爾曼的領導下，更勇敢更堅定地投入了反對法西斯的艱苦鬥爭。華德這一成長過程——由一個階級覺悟剛在萌芽的青年工人成為一個具有明確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階級戰士——也正是德國無產階級青年一代在階級鬥爭中成長過程的縮影。作者在這部小說中還深刻地刻劃了社會上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尤其無情地揭露了社會民主黨右派領導人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嘴臉，把德國那個時代的現實生活與鬥爭真實而動人地反映出來。

Willi Bredel

Die Söhne

根據 Aufbau-Verlag Berlin 1955 年版本譯出

兒 子 們

威利·布萊德爾著

張威廉 賀 良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廣東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中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10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7 3/8 字數 382,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定價(6) 1.60 元

序

兒子們是威利·布莱德尔親戚和朋友三部曲的第二部，同時也是一部獨立的長篇小說。它反映德國工人階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及戰後，即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三〇年間的革命鬥爭，這時正是德國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是德國人民生活最艱苦、鬥爭最激烈、犧牲亦最慘重的一個時期，他們雖然還不能贏得最後勝利，但是他們的力量已經眼看着在逐漸成長壯大了。

在這時期里演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基爾水兵的起義，霍亨索倫王朝的顛覆，共和政府的成立，幣值的貶落，卡普的暴動以及社會民主黨右派分子怎樣和軍人勾結、攫取政權，怎樣助長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勢力的擴張，工人階級怎樣在斯巴達克團的領導之下進行歷次鬥爭，都由作者憑着他那大匠的手腕變成了這一部家庭小說的有機成分。

漢堡工人家庭哈特柯夫和勃倫吞的第二代——華德——是本書的主角。我們看到這位十六歲的青年怎樣和其他青年男女在他們的社會主義組織被反動勢力解散之後在地下繼續他們的學習、討論、漫遊和鬥爭——其中還夾着華德的幾段戀愛史。有多少起初抱着壯志的青年由於貪圖逸樂，或經不起考驗而中途變了質、成了舊社會的俘虜！華德卻憑着他堅毅篤實的品質，始終和周圍的惡勢力作殊死的鬥爭，不斷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喚醒別人和防止自己走入歧途，在鬥爭中和監獄里不但沒有屈服，

反而鍛煉了自己。在他的發展里面，有許多特質是当时从青年工人一代里產生的台尔曼党的許多战士的典型。这些战士是随着党而一起長大成熟的，他們的青年时代就是党的青年时代，他們的生活就是党史的一段。

我們在本書里还遇到許多在父親們里已經熟識的人物，他們的性格是更明朗地刻划了出來。此外秦胡遜代表了一班和軍人密切合作的工会領袖們；作者用这个形象成功地反映了德國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墮落。作者更用了十分辛辣而幽默的筆調把卡尔的几个資產階級和官僚的親戚和朋友在卡尔得意和失意时候所表現出的兩副不同的猙獰面目以及險惡居心都窮形尽相地描繪了出來——階級社会里的所謂“炎凉世态”就是这样。

现在为了帮助讀者了解書中情節起見，把父親們里已經見到的有关人物列表于后：

華德·勃倫吞 青年工人，父親們主角哈特柯夫的外孙。

卡尔·勃倫吞 烟卷工人，華德的父親。

斐莉妲·勃倫吞 哈特柯夫長女，華德的母親。

哈特柯夫太太 她的丈夫約翰·哈特柯夫是父親們的主角，已經去世。

愛彌爾·哈特柯夫 哈特柯夫長子，妻名阿妮妲。

路易·哈特柯夫 哈特柯夫的次子，妻名赫美納。

沃托·哈特柯夫 哈特柯夫的三子，妻名賽西莉。

弗立茨·哈特柯夫 哈特柯夫的四子。

馬蒂斯·勃倫吞 卡尔之兄，海关官吏。

亨利·費爾默 卡尔長姊蜜蜜的丈夫，房地主。

莉絲白·司特利梅 卡尔的三姊，她的女兒名阿麗賽。

哥斯他夫·司迭克 卡尔四姊莎菲的丈夫，木匠師傅。

包尔·帕开 卡尔的朋友，剧院服裝主任。

路易·秦胡遜 工会領袖，社会民主党右傾分子。

作者威利·布萊德爾这个名字在我國已經非常熟悉，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譯者在父親們里已經有了介紹，这里不再重复，所要声明的是：他的姓名，我原來譯作維利·勃賴特爾，現在改用这全國統一的新譯名了。

譯文中錯誤和需要修改的地方希望讀者随时指出，以便更正，不勝盼禱！

張威廉 一九五四年十月

第一卷

一首德國的歌

第一章

五月的第一天，外加是个星期日，这座被黯淡的憂郁所籠罩着的易北河畔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异常明媚起來；在好久沒有看到而現在突然出現的太陽光輝之下，什么都在輝耀、閃爍、發亮。天空沒有一朵云，洋溢着这般光彩，就好象那初春的陽光瀉遍了整个蒼穹。这个冬天不僅冷得厉害而且冷得很久，等到它終於过去了之后，四月的天气由于它那單調而多雨的陰暗使人非常無聊。昨天空中还噓噓地嘯着颶風，現在声息全無，靜寂得好象大自然对于这种突变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而在停止着呼吸一样。樹木和小叢林里都散出强烈的香味來，在这种蒸郁的空气里面正好發生了推蕩的力量。

再看那些在埃爾斯特河①畔几条街道上的人群！誰只要能够擺脫他家中的四壁，都要出外來迎一迎这个复活的春景。即使是最悲伤的人也都有了明朗的臉色，而最沮丧的人也獲得了新的期望。每一个人都重新發現了他早就熟悉的事物，都望着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象天鵝一样白色的渡輪和水面上那許多划子覺得高兴，望着那些穿着春裝在左顧右盼游玩着的年青

① 埃爾斯特河是易北河支流，在漢堡形成里外兩個湖形，所以亦称湖，是漢堡的風景区。

姑娘們覺得高興，當然也望着那座高傲的彼得鐘樓覺得高興，它是卓然抗拒了一切冬日的風暴而現今正在炫耀着它那青綠斑斕的色彩。

這些人群特別聚集在那座白得耀眼的埃爾斯特湖亭子前面，這亭子四周被高高的法國梧桐包圍着，好像是伸入湖中的一座水晶宮。那位善于做生意的店主把桌子椅子一直放到車行道附近。他的算盤是打得很准的，因為亭子里和前面花園里早已容納不下那些要趁這星期天在這裡談上一個小時並且聽一下音樂的人了。西格非利的萊茵河航行曲的喇叭声响从陽台上傳出來，越過五顏六色的人群，夾雜在千百種噉噉喳喳的人聲里，而最後消失在馬路上的喧囂聲中。

一個穿着灰色制服的軍人，從耳朵一直到臉上有一條剛剛結疤而鮮紅的傷痕，襟上佩着漢撒同盟市①十字章，突然地，也不管人擠，把他的腿提得和肚臍眼一樣高，挺着身子，從幾個金銀絲綫交織的肩章前面踏着正步走過去。那幾位坐在桌旁的高級軍官就冷淡而謙和地答了禮。

離埃爾斯特湖亭子不遠、在一個花壇中間搭起來的、高大的鐵米迦勒②象，對少女坡上的群眾有特別的吸引力量。這座魁梧的木制立象渾身上下釘滿了釘子，這個被釘成這般模樣的人象顯出了廣泛受人崇拜的統帥氣概。這些釘子並不是根據什麼美学的觀點，却是根據戰時經濟的觀點給釘上去的。有一種鐵制的釘子是備給不很有錢的民眾量力捐助的，銀釘是備給較高

① 在十三——十七世紀，德國若干城市組織商業同盟市，其中最著者是三個自由的商業同盟市：漢堡、呂培克、不來梅。

② 米迦勒是聖經里三大天使之一，曾戰勝龍和魔王，所以是戰士的護神。

的中等社会人士用的，而金釘是給財主們用的。平民可以把象身裝上鉄甲，小資產階級把釘子釘在盾牌和头盔上，有錢的人就把釘子釘在劍上。這筆在五百万馬克以上的收入，就流進了軍費的大金庫。那些鉄釘早已長上了鏽——所以这个鉄米迦勒实际是一个紅鏽的米迦勒了——，但是盾和盔還閃着銀色，而宝剑則在春日的陽光里發出金黃色的光芒來。①

二

兩個極幼稚的人物在人叢中挤开一条道路。他們一点也不去注意那座用釘子裝甲的巨象和群眾的全部活動。他們手拉着手走去，從兩人的裝束上就顯出了和旁人不同的樣子。那男孩穿着短褲，赤着脚，穿一双扣帶鞋②，上身套一件席勒領子的短茄克——女孩同樣地穿着輕便的鞋子，她那件淺藍色的上衣在胸口下面是繻起的并且飾上一点綉花。

“絨毛！”那个女孩子高声喊起來，同时招呼她的同伴，他在人堆里被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挤开了。“絨毛！”她又喊了一声，毫無顧忌地指着一位穿着大衣昂然走过去的、顎下有花白八字鬚鬚的紳士。“你看到了嗎？我現在八十五分了！”

男孩子向她翻了一个白眼，恨恨地回答道：“你怎么会在这时候想起这种無聊的念头來的？”

“呸！你就是为了沒有發現他，才这样講！我反正有了八十

① 这是講当时德國政府在漢堡用木材搭一个米迦勒的象，并备金、銀、鉄三种釘，听人量力購買。鉄釘釘在象身，銀釘釘在盾牌上，金釘釘在劍上。得來的款，作为軍費。

② 如同我國青年女子通常所穿的那種扣帶的鑲空皮鞋。

五分!”

“好吧！可是我——我頭腦里在想一點旁的事情。但願我們沒有耽誤時間。很可能已經開完會了。那末——怎麼辦呢？你是無所謂的，對嗎？”

“可別這麼說。我怎麼能無所謂呢？”

“那末，來啊！我們跑吧！”

男孩說完撒腿就跑，橫穿直走，躲開着那些游人，從老少女坡走上了新少女坡，然後又沿着那些栗子樹的巨干走去。

他一直走到大戲院街才站定了回頭望望，他以為已經把他的女朋友丟下得很遠了。可是她緊跟在他的後面，喘着氣走來。
“嗚——，你——你這樣子跑法！”

他們就在一條昏暗的走廊里的一張板凳上坐下來等候。黨和工會的代表們就在那扇用形形色色的雕刻象征地描繪着各行手工業的大門里面開着會。華德靠在門上聽了聽，清楚地聽出了秦胡遜粗沙的喉音，這喉音在激動的時候便提高為尖銳得很特殊的声响。

“好，他們還在里面。”

沉默。

“他肯不肯答應呢？這一點可是關係全局。你瞧，我把兩只大拇指捏得緊緊的。”^①她給他看她握着拳頭的小手。

“好罷，這有什麼用，”他大模大樣地說。

他們就坐着等候。……

不斷把大拇指握緊是無聊的。於是她就開始梳她那在奔跑的時候散亂了的頭髮。她天真爛漫地把兩條辮子扳到了前面來，

① 把大拇指捏緊，是一種迷信的俗習，有幫助人家的意思。

把它拆开了再重新編起來。他突然說道：“還一定要免費，別忘了。”

那男孩在想什麼心事似地朝前直視着，對她急躁地，幾乎粗暴地譴責道：“這些事情實在都應該葛德路來干的。這是她的責任。”

她用雙手掙着她的辮子，滿不在乎地回答道：“你不是聽見葛德路講的嗎：‘這不是那麼容易辦的事情。如果真要這樣，那末只有你們自己去試一試，才會成功’，她說。”

他的意思顯然不是這樣，他做了一個不贊成的手勢，但並不說話，只凝視着那扇笨重的、上面雕着許多有趣味的人物的柞木門。他看出戴着點心司務的高帽子的是麵包師，在一個屋架上工作着的是木匠，在小艇上工作着的是造船工人，背着大鑄鐵鍋的是鑄鐵工人，站在活字盒前面的是排字工人。

“還有，”她又開始說，“究竟由你先說，還是——還是由我來說呢？”

“當然是你，你是小組長。”

“恰好並不當然是我，你是文娛干事。這實在是你的任務。”

“那末，好罷！”

雙方沉默了好久。

隨後她又說起話來，她顯然諒解得多了：“葛德路說：他似乎很喜欢女孩子。也許他喜欢我。”

“那在我說來是太幸運了。”

她把向下斜睨着的目光抬起來。“我要不要請一個安呢？”^①

“一個……什麼？”那男孩把他的頭頸伸了一伸，把他的臉對着她轉過來。他的眼睛睜得圓圓的。“你胡塗了嗎？你要……

① 德俗：女孩子向尊長的敬禮，雙膝略屈，左足略向後點起。

要这样卑屈嗎？——我告訴你，那你这个小組長就算完了。一定！保險！”

她微微笑了一笑不作聲了。

他，還在搖著頭：“要請一個安？你这个人！”

一个反对派的發言人幫了他們的忙，他們当然一点都不知道。秦胡遜中止了討論；他要在會議結束之前，先同缺席的理事們在電話里協商一下。他在門口被印刷工会的代表楊·渥佛迪克擋住了去路。

“路易，外面有兩個青年團里的在等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們要同你談話。”

“一分鐘的工夫都沒有。這事情真是惱人得要命，今天这个會議，你不覺得嗎？”

他已經想走開。

但是渥佛迪克并不这样容易放他走，他自己有一个女兒在青年組織里，他已經知道華德和葛萊姐的心事了。“路易，你至少听一听，他們要求些什么。兩個很討人喜欢的年青人。他們坐在那里等了半个星期天了。來罢！”他就拉着这个还在抗拒的人一同走。

“孩子們，現在說罢，你們心上有些什么事情。这是秦胡遜同志，就是你們急于想找他談話的。”楊·渥佛迪克說着就推女孩子上前。

秦胡遜站在那里，在想着如果立刻組織一个新的編審委員會，是不是可以减少反对派的勢力。

小葛萊姐由于完全慌乱了，果真請了一个深深的安，吐了几个字出來，但几次要接下去說，总找不到一个話头。可是一忽兒

她的話還是說出來了。

“秦胡遜同志，我們要請求您，我的姊姊葛德路派我們來的，因為我們有一個懸親晚會，我們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星期，現在我們需要一個地方，並且是在下星期天，星期天下午，我的姊姊說……。”

華德毫無顧忌地把女朋友相當重地推了一下，把她擠到了一旁，面對着那位有勢力的、目光從他的頭上望到別處去的男子的臉。他並不做出一點懇求的謙和態度，說道：

“我們在下星期天下午要舉行懸親晚會。我是文娛干事。我們是屬於新城小組的。我們沒有地方。您可以把那禮堂借給我們使用一下嗎？我們一定不會搞壞什么的，會完之後，就把東西都收拾好，打掃干淨。所以您一點兒也用不着擔心。”

楊·渥佛迪克感動地在微笑。懸親晚會嗎？路易·秦胡遜注意起來，顯出了一種嚴肅的、猜忌的臉色。青年團的集會嗎？現在是戰時。儘可能少舉行集會，這是他的原則。他恨恨地問道：“這又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集會呢？”

“一個懸親晚會，節目是我們自己擬定的。”

“那末在會上討論點什麼呢？”

“談……談德國的歌，秦胡遜同志，”葛萊妲胆怯地喊。

“是的，是的，”華德加以証實。“由我講話。隨後我們就唱幾首歌。都已經練習好了。”

秦胡遜的腦筋里已經又在想他的事情。他想到，如果找不到斯托登，是不是就該自己來行動呢？他們會不會怪他干得太專橫呢？那末，還有什麼事呢？……哦，不錯————唔……德國的歌。……唔！對於這個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德國的歌。……

“唉，路易，你講一聲。你說行的——那末這件事就算解決了。”

秦胡遜不耐煩地點了一點頭。

渥佛迪克撫撫葛萊妲的头髮：“行啦，行啦！答应了！”

“可是我們沒有錢！租金我們是付不出的！”華德喊道。“因為我們也不收門票。”

秦胡遜已經走開了。什麼？租金？他把手揮了一揮。如果打電話找不到沃圖·斯托登，他想立刻叫總司令部。他覺得如果他把今天這事件的意義估計得比它實際略為重大一點是決計沒有錯的。……

“孩子，你們瞧，秦胡遜同志同意了。那末你們就使用這礼堂，準備開一個象樣的懸親晚會罷。但是我做了你們是要收一點點門票錢的。難道你們小組里的經費已經很富裕了嗎？”

“哦，這倒並不，”葛萊妲回答，她現在又恢復了她的勇氣。

楊·渥佛迪克同她开玩笑拉拉她的辮子。“我想，這會一定布置得很好吧。”

“一定！”華德嚷着說。“請您也來。”

“看着辦！看着辦！如果我有時間！”他和他們告別時就把右手遞給葛萊妲，左手遞給華德握。

三

這時候參加會議的人都從議事廳里擁了出來，分散在走廊上，都是些比較年高的、蓄有莊嚴的鬚鬚的遲鈍的男子。葛萊妲和華德，短小、年青、穿得花花綠綠，好象是一對童話里的情侶，迷失在一群妖怪里面，他們手拉着手奔向階台，興高采烈地歡笑着跑下去。

“有办法了！”她欢呼着說。“我們的晚会有办法了。”

男孩总是跑在前面半步。

“什么都比我們預料的要順利一点。”

他們一直跑到埃爾斯特湖，然后他們又手牽着手，搖擺着臂膀，在这傍晚时光已經逐漸稀少的游人中間沿着湖岸緩步走去。

“葛萊姐，我們要不要繞着埃爾斯特湖走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这样美丽。……此外还因为是五月一日。我們也得——也得游行一下。”

“你知道，这是禁止的。……你听着，如果他不答应，那——那我就强迫他，我告訴你。我已經什么都准备了。……我一定会干的。”

“哦，那末你会講些什么吓人的話呢？”

“我嗎？……我嗎？……你是很知道我的，不是嗎？我会講什么呢？我会講：您这个怪东西，我要說！您这笨家伙！您这討厭的老面皮，我要說！您对于青年沒有一点点的爱。您究竟知道不知道，您是个什么样子？我要問他。不是嗎？还有，您真好象是剛才从原始森林里跳出來的，您……您这个妖怪！你知道吗，这我会說的，一定，絕對可靠！”

男孩子不回答什么；他似乎在沉思。他从他父親那里知道得很清楚，这个秦胡遜是怎样的一个人。華德已經好几次遇到过工会領導們，他今天又感到了不快。他从前抱着一种信念，凡是一个入胸中有一个理想如象社会主义，那他一定是个好人。他自己也就因此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覺得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主要的品質是公正、誠实、規矩。

但是——他面对大多数这类有势力的工会領導时，完全同

今天一样，他感到的总是不快。秦胡遜是个社会主义者嗎？而且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領導嗎？这个冷酷的、猜忌的人物是个社会主义者嗎？……

“你在想什么，華德？你为什么这样不开口？不是什么都搞得好好的嗎？”

男孩子点点头。……

是不是只有秦胡遜这样呢？蓬沙克、潑利曼尔、拉台勃來希、哈尔辛是不是这样呢？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新事物的精神、勇敢、胆略、豪气，都在哪兒呢？他們似乎缺少一种最重要的品質：对于人的爱。这些人会为了別人而牺牲嗎，呸！華德至少对于这一点怀疑。人家看到他們和听到他們講話时，反而不能不相信，他們是憎恨別人的，蔑視別人的，彼此不信任。……

这已經算得是些嚴肅的問題，使这男孩子在这样晴朗的五月天里心中念念不忘。

“你大概在想着我們的悬親晚会吧？你难道有上場慌的毛病嗎？”

現在華德把目光正对着女朋友。“不，那倒不是。这大概要到了臨時才發現。”他为了要擺脫他的沉悶的念头，接着說道：“你瞧，埃爾斯特湖亭里沒有一只椅子是空的。”

“你想進去嗎？”

“我同你到里面去有一点兒不大合式吧。”

他暗暗地把她推了一下，用狡猾的微笑暗示他看到一个長着滿口庄嚴的大鬚鬚的有气概的紳士，他輕得几乎象耳語一樣地說道：“絨毛！”

“喔——喔！”她看到了这个“精致的样品”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